

GALLERY

ISSUE 125 / A



An Insight of Chi Peng's Dreams of Sisyphus 迟鹏和他的西西弗斯梦境

Photography Market: A Winding Road of Development
在矛盾中前行的影像艺术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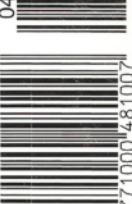
How Far Away Is the Positive Environment for Artistic Development?

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环境离我们有多远？

Impression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二十五年来广州绘画印象

04



77100048007

PERVASION



对话 · 金茂大厦 照片
Dialogue · Jin Mao Tower 100x150cm Photograph 2000

PERVASION: WORKS BY ZHANG DALI, 1995–2008

Curator: Feng Bo-Yi

Venue: Hall 7 and 8, He Xiangning Art Museum, Shenzhen

Date: Feb 28 ~ March 29, 2009

Opening Time: 10:00–17:30 (Close on Mondays)

Address: Overseas Chinese Town,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Tel: +86-755-26604540/26918118

Fax: +86-755-26605299

Email: hxn@hxnart.com

Website: <http://www.hxnart.com>

艺术无所不在

■ 撰文: 林颖婷 By Cherry Lam

展览: 无所不在——张大力作品 (1995—2008)

策展人: 冯博一

地点: 深圳何香凝美术馆7、8厅

展期: 2009年2月28日~3月29日

为了张大力的采访，去看了吴文光1990年拍摄的纪录片《流浪北京》。

80年代末，北京，五个自由艺术家在北京的漂泊生活。

尽管离乡别井的理由各有不同，他们来到北京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追求更为纯粹的艺术理想。然而，迎面而来的更多是尴尬的现实，表面上的乐观，掩饰不了那漂泊日子里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这是一个华丽而又脆弱的青春梦。

片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张大力。简陋的居所和创作工具，长长的头发，紧锁的眉宇从来没有展开过。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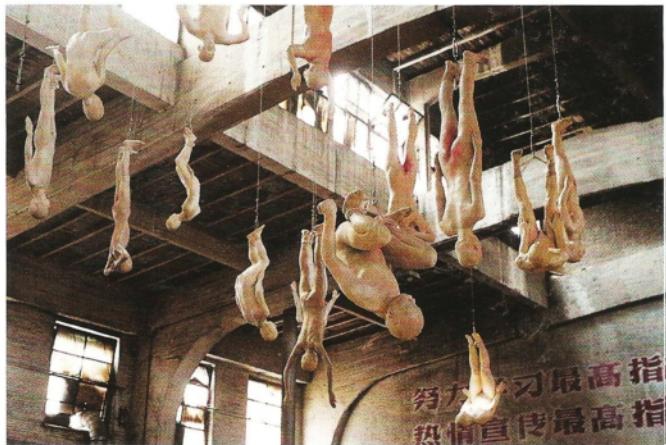
“反正我跟画是不能离开了，因为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直到死，我一直得抱着这个生命之柱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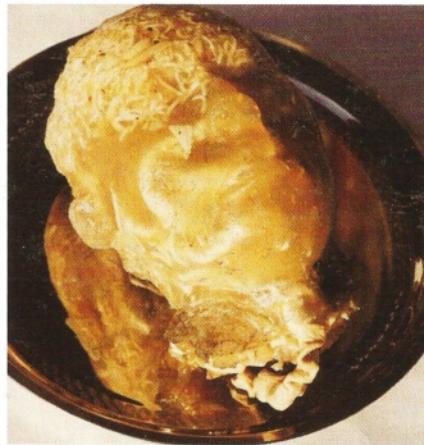
失去什么我也不能失去它。

如果没有画，可能……我的生命就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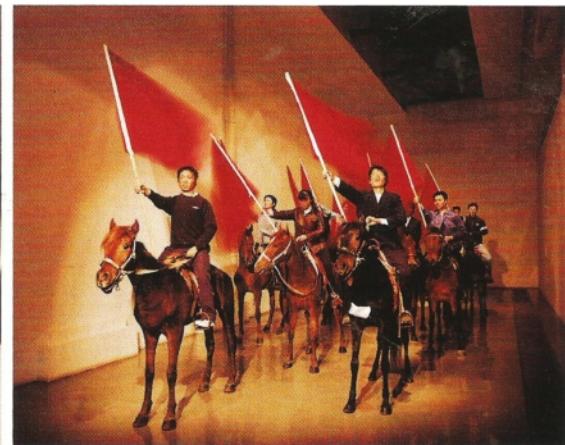
二月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了何香凝美术馆。今天是张大力的展览“无所不在”的开幕式，展出了他从1995年到2008年来创作的《种族》、《对话和拆》、《AK-47》、《风·马·旗》、《肉皮冻民工》等各阶段的系列代表作品。



种族 玻璃钢
Chinese Offspring resin mixed with fibreglass 2003



肉皮冻民工 肉皮冻
Pigskin Jelly · Peasant Workers pigskin jelly 2000



风·马·旗 综合材料
Wind · Horse · Flag mixed material 2008

《种族》此前在英国萨奇画廊（Saatchi Gallery）举办的《革命在继续：中国新艺术》（The Revolution Continues）当代艺术品展览中展出过，数个与实物等大的外来劳工的雕塑被倒吊在展厅里，特定的数字、艺术家的签名和作品的标题“Chinese Offspring”被刺在每一个铸像的身上，恐怖的情景令人联想到塔罗牌里那个代表“牺牲”的“倒吊男”。张大力告诉笔者，“我本人就曾像这些外来劳工一样漂泊着，没什么两样。”这因为这种切身的体会，艺术家把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地位极低的底层生活和对命运的无力感，深深地刻画在这些雕塑的每一块紧锁的肌肉里。

关于《对话和拆》，之前看吴文光和张大力的访谈谈及到了创作原因。1989年，张大力来到了意大利，语言不通的他急于寻找一个能和这个城市交流的符号。“最早就想我要跟这个城市有联系，但你怎么联系？通过一个符号？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实际上这个符号就是我自己。采取街头涂鸦的方式跟我当时的心理状况很有关系，我在那里很孤独苦闷，一是我不会讲意语，二是我不认识当地的艺术家，最后只能采取极端的办法去强迫别人看我的作品。我用的工具是汽车自喷漆，用的颜色最多的是墨色，因为它最亮最明显。别人看后在墙上继续写字和我对话，这样我就

达到了和这个城市交流的目的。”1995年，艺术家回到北京，继续这种在公共空间与无限过往行人的开放式对话。对交流的无限渴求，是这件作品的源动力。

一进入二楼的展厅，轰轰烈烈的《风·马·旗》就引起了同行友人的惊呼：“天哪！行为艺术吗？”也难怪她被吓着了，这些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人物，大都是手执红旗做冲锋陷阵状，那鲜活的模样乍一看还以为是真以为他们正要策马奔腾而来。这生的“人”是真人的直接翻制，硅胶倒模；“马”是真马的标本，就连马鞍马蹬等骑马需要的装备，也都是张大力从农村马场“淘”来的；“旗”是我们熟悉的游行时使用的红旗；借助一旁的鼓风机，更制造出红旗飘扬的逼真效果。张大力说过，“我的作品是很直观的，观者不用大费心思去思考，而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我想传达的东西。”他赤裸裸地把真实呈现在我们面前，不动声色地展现出底层人民的美好梦想和被动现状之间的强大落差。尽管这个场景实际上离我们很遥远，但这瞬间的凝固，却为观者带来更强烈的视觉震撼，表面上的静止似乎随时可以被作品蕴含的无穷张力狠狠撕破。

《肉皮冻民工》是最受人们关注的作品之一，艺术家把肉皮冻选作材料翻制而成民工的头像，由于保存问题，此次展出的只是这些肉皮冻的头像的原

片。笔者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几家传媒都不约而同地把评为展览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的确，那些用肉皮冻做成的人脸，还有脑部的条条如蚯蚓般的皱褶让人看得心有余悸。不过，笔者第一时间却是联想起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北大的卖肉才子陆步轩。他后来出过一本书叫“屠夫看世界”，里面有对肉皮冻这样的描述：“在东部源区的大府井，人们最擅长的手艺是肉皮冻，晶莹剔透的，不吃看着都香。春节期间，亲戚朋友互相拜年，迎来送往，平日准备着，来客人了，切一盘子反冻，现成的一个凉菜，既方便又实惠。”可见，肉皮冻在底层人民生活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竟然是过年送礼的首选。但其实，价格极其低廉、是肉非肉的肉皮冻折射了底层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是人非人的尴尬境地。

艺术源于生活，这在张大力的创作中，有了完美的体现。■